



关于“外丘收乎大肠”的管见

近阅《百证赋》，发现不同版本内容迥异，如有些版本“外丘收乎大肠”，有些版本“外丘收乎犬伤”，孰是孰非？笔者不揣谫陋，根据文献考证，略抒管见，与同道商榷之。

一、外丘收乎大肠的记载

解放前后出版的《针灸大成》、《针灸聚英》、《针灸学》、《针灸大成校释》、《针灸歌赋选解》等六种版本五种著作，均为“外丘收乎大肠”。

二、外丘收乎犬伤的记载

晚近三种版本的《针灸学》在《百证赋》中，均为外丘收乎犬伤。

三、外丘应是“收乎犬伤”而不是“收乎大肠”

根据手头文献的分析，外丘应是“收乎犬伤”而不是“收乎大肠”，其理由如下：

1. 由于犬、太两字，仅一点之差，伤和肠的繁体字，左边旁前者为单人旁，后者为月旁，右偏旁基本相似，犬字少了一点，即成太字，在太字下当然是肠字了，在漫长的400多年中，转辗传抄，鲁鱼亥豕，以讹传讹，在所难免。

2. 遍考《针灸甲乙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灸大成》《针灸聚英》以及晚近的《针灸学》和有关针灸专著，在外丘穴的主治项下，找不到有收大肠的记载，在大肠不收（脱肛）病的处方中，也查不到应用外丘穴，从临床治疗脱肛的经验处方中有用承山、长强、百会等穴，而从未有人用过外丘穴的。

3. 针灸有关文献在外丘穴的主治项下，有治犬伤（獠犬伤）的记载，在犬伤病的处方中使用了外丘穴，蛛丝马迹，有据可寻。例如黄竹斋的《针灸经穴图考》引《医学纲目》“獠犬伤毒不出……速以艾灸外丘穴二壮”。《针灸聚英》外丘主治项下有“獠犬伤毒不出，发寒热……”。陆瘦燕的《腧穴学概论》外丘主治项下有治疗“獠犬伤毒”的功用。《补注新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外丘主治项下有“今附獠犬所伤，毒不出，发寒热，速以三壮，又可灸所啮之处，立愈”。此外如《腧穴学》《循经考穴编》《针灸资生经》《针灸集成》等书，在外丘

主治项下均有治疗“獠犬伤毒”的功用，而在主治獠犬咬伤的处方中均应用了外丘穴，以上文献在外丘的主治项下均无收大肠的记载，因此，根据文献考证，可以肯定“外丘收乎犬伤”。

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施震

手太阴肺经支脉辨

《灵枢·经脉》篇云：“肺手太阴之脉……其支者，从腕后直出次指内廉”。该支脉以往各家多从列缺穴分出，如《发挥》、《类经》及近、现代大多数针灸书、教材等。惟《针灸学手册》、《中医基础理论》、《经络学》及《经络十讲》等的画法与众不同，是从列缺上方分出，并把列缺穴画在该分支上。但它们的文字注释仍分别写为“它的支脉：从腕后（列缺）走向食指内（桡）侧”和“从手腕的后方（列缺穴）分出”。李鼎老师指出：“手太阴肺经的列缺是络穴，经络路线应属于‘其支者，从腕后……’的一支，偏出于正经之旁。简化了的经穴图略去分支，于此作了一曲折联系”。此说没提出什么理论根据，可能一是由“直行者为经，支而横者为络”之说引出，二是由马蒨对手太阴络脉的注释“夫不曰络而曰别者，以此穴由本经别出走邻经也”而来。不知这是否为老师们的原意，还望能不吝赐教，以发蒙解惑。

考以往的手太阴肺经循行分布示意图和肺经经穴图自孔最经列缺至经渠多用直线连接，形成了一个约130°的钝角，即所谓的“多转折、多死角的单线盘曲”，不符合“直行者为经”的说法。其实，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其一，作为腧穴归经线路的经穴图可用直线连接，而作为经脉循行分布示意的经脉图自可用弧线连接，形成自然圆滑的弯曲；其二，古人行文多言简意赅，讲直行者为经是与络脉的横行分支相对而言，并非经脉一点弯曲也没有，经文没提的小弯曲应该是允许存在的。如果经脉必须直行，那么手太阳经的“绕肩胛”、手少阳经的“以屈下颊至頄”及其他许多曲折如何表达呢？本经中府、云门处的折线又将如何处理呢？各家的经脉循行图不也都是作曲折连接了吗？其三，马蒨的注文虽是对手太阴络脉的解释，但其“以此穴